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五十一回 鬧縫窮隔牆聽戲 舒積忿同室操戈

話說聘才出京之時，曾問元茂要帳，適值元茂赴通州去了。元茂與孫氏昆仲都冒了順天籍貫，府縣考過了，到通州院考，租了寓，進了場。元茂遇見了舊日窗稿，是先生改好的，便直筆而抄之。這孫嗣徽如何會做文章？遇見一個同窗朋友，是個廩生，托其代請槍手。那人與他請了一個人，講定了八兩銀子，寫了契約。在場內與孫嗣徽槍了兩文一詩。這個嗣元自己又不能作文，又沒有僱著槍手。不得已，在卷子上一陣亂寫，不知寫了一篇什麼東西。發案之日，嗣徽、元茂竟進了。覆了試，元茂也還勉強得來，嗣徽仍是請人代做。到發落之日，忽然掛了一聲牌出來，上寫道：

查看宛平縣童生孫嗣元文卷，字體草率，一字兩格，方言俗語，雜字一篇，無兩字可連，無一句可講，是否係染狂疾，抑或是其本真，殊為可怪。仰通州知州協同宛平縣教諭，嚴為究問，以正功令，毋得混蒙徇縱。速，速！

元茂、嗣徽看了，也不知嗣元卷子上寫了什麼，嗣徽倒暗暗喜歡，與元茂進去叩見宗師。宗師見了元茂，倒也沒有講話。

孫嗣徽穿了藍衫皂靴，把那個紅糟臉擦得光亮，大搖大擺，躡上前去。宗師見了，覺得他與諸人不同，甚是可笑。見他名字與孫嗣元像是弟兄，使問道：「有個孫嗣元是你兄弟麼？」嗣徽道：「是門生舍弟。」文宗笑道：「你兄弟有什麼毛病麼？」

嗣徽隨口答應道：「舍弟有個截巴的毛病，說話愈急愈說不出，此其一。左眼皮高吊起，時時要流眼淚，此其二。若到門生說話，他即要駁起來，此其三。」文宗聽了，笑了一笑，諸生也要笑時，只得忍住。嗣徽得意洋洋的，把肩擺了一擺，自己看看腳上的皂靴。文宗正色問道：「你那兄弟的卷子，寫的並不是文章，是寫幾百個雜字，沒有半句可講，沒有兩字可連，是何緣故？這樣不通人，怎樣應過府縣考？或是近日得了疾病，所以如此呢，或是本來就是這樣？」嗣徽笑道：「若說舍弟有生之初，就有時而昏；有生之後，就無時而明。其府縣考之得以有名者，乃門生中也養不中，才也養不才，此舍弟之樂有賢父兄也。」諸生忍不住大笑。文宗把案一拍道：「胡說，你就是個瘋子，快下去罷！」嗣徽失驚，打了一恭，搖擺出來，諸生掩口胡盧，一齊告退了。

嗣徽上了馬，元茂坐了車，一同回寓，嗣元被州官叫了去了。卻又得了個喜信，亮功放了安徽鳳陽府。嗣徽心中大喜，就想回家，等著下科再花些銀子，找人槍一槍，就可以拔貢了，無奈為嗣元的文卷尚示問明，只得再待兩天。元茂得了一個秀才，也就心滿意足，如今又娶了親，心中一無牽掛。卻喜丈人與他父親同在一省，便可同了媳婦回去，在任樂幾年。也為嗣元之事未了，只好同著嗣徽守候。

那日飯後，元茂悶坐無聊，太陽也將落了，獨自逛出城來，到了運河邊。只見糧船如雲，還有些官船，大旗招展，好不熱鬧。那糧船艙裡，也有些婦女們，就望不清楚。把眼鏡擦了一擦戴上，沿著河堤慢慢的走去，只管東張西望。見那些賣西瓜的與賣桃兒的，還有賣牛肉的，賣小菜、豆腐的，擠來擠去，地下還有些測字攤子。還有那些縫窮婆，面前放下個筐子，坐在小凳上與人縫補。元茂望著一個縫窮的，堆著一頭黑髮，一個大髻子歪在半邊，插一枝紙花。雖然紫糖色臉，望去像二幾歲的人，倒也少艾。兩眼只顧瞅著，慢騰騰走近去，不防一條繩子一絆，栽了一交，直跌到那個縫窮婆身上。那個縫窮婆正伸直兩條腿，交蹺著七寸長的花鞋，鞋口上捆了鮮紅的帶子。

見元茂跌來，吃了一驚，恐他跌到身上，急起身躲時，腿末站起，元茂已倒了過來，剛剛壓著了他。船上岸上的人見了，齊拍手笑起來。這一笑，把個李元茂臊得滿臉紫漲，把腳一伸，可中的中踹在爛泥裡，沒了力，左手撐著地，右手按著縫窮婆的腿，使勁一支，遂支了起來，沾了一襪子泥，偏偏衫子被篙子紮破了一塊。元茂滿面無光，怔了一回。

只見那縫窮婆抖著布衫，連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，走道兒會栽到人身上來！」元茂只得自認不是。那縫窮的尚要發作幾句，見元茂一身綢緞，像個旗丁模樣，又見他一襪子泥，衫子也紮破了，倒想攬這個買賣，便道：「你的衣裳破了，你脫下來我與你縫縫罷。」元茂見他好言好語，便看自己樣子也難回去，便把長衫脫將下來，蹲在一邊看他縫補。又看那縫窮的頗有幾分姿媚，容長臉，小嘴，長眼睛，直鼻子，手也不甚粗，約二四五年紀。一件舊藍布衫，倒還乾淨，蹺起了一雙新布花鞋。元茂看得有些動心，那縫窮的手裡縫衣，飄轉眼來問元茂道：「你在那一幫？」元茂不懂，眯齊了眼問他。那縫窮的又瞟了他一眼道：「我問你是那一幫糧船上的，不是杭州幫嗎？」元茂道：「我不是糧船上的。」縫窮的道：「你現在那裡住？」元茂道：「一進城門就是。我身邊沒有帶著錢，怎麼好？你同到寓裡去取罷。」縫窮的點點頭。

縫完了，元茂穿上，縫窮的提了籃子，跟了元茂進城。元茂問他的住處，縫窮的道：「我也在城裡。」元茂又問他的丈夫，縫窮的道：「我們當家的撐小駁船，如今在楊柳青呢。」元茂說一句，望一望，兩人並著走，見他胸前高高的兩個乳，元茂鼻子望空嗅嗅，覺有些汗香，心上有幾分愛他，卻又不敢問他。同進了寓，只見嗣徽的房門也鎖著，不見一個人，縫窮的便跟了進來，看他開了房門，便靠在房門上，望著房裡。元茂在炕上找了個青緞小搭連，坐在房門口凳上，一五一的數了四十大錢，遞與縫窮的。縫窮的接了，笑道：「這錢太少，請高升些。」一手將錢望籃子裡放了，笑嘻嘻的一腳跨進了房門，一手來搶了元茂的搭連，元茂不放手，他是一腳在內，一腳在外，元茂將手一拽，那縫窮的隨著手即撲倒在元茂懷裡，笑個不住。那元茂豈是個坐懷不亂的，便登時動了色，如今娶了親已是老在行，比不得從前了，便把兩腿夾住了他下身，將他抱過來。那縫窮的一面笑，一面還不放那個搭連，笑得頭髮都要散了。元茂道：「你要錢容易，我給你，你要多少？」縫窮的道：「單是縫補的錢麼？」元茂道：「那手工錢，我再加你二十大錢。我們講個交情，你要多少錢？」縫窮的道：「講交情，別人是二百六十六，我沒有這個價兒，我總要四百錢。」

元茂道：「我就給你四百錢。」對著他把嘴望炕上一扭，縫窮的道：「待我提了籃子進來。」元茂恐怕人來，關了門門了，二人就在炕上雲雨起來。

恰好嗣徽回來，望望元茂的房門沒有鎖，把手一推，卻是門著，知道元茂在內，便叫了一聲：「開門，青天白日關了門做什麼？」元茂聽了，吃了一驚，伏著不動。嗣徽又推了一推，元茂只得應道：「我肚子疼，要躺一會起來，不要來推門吵鬧人。」嗣徽倒也不疑心，一移步間，踢著一樣東西，一看是婦人戴的一朵紙花，拾起來聞一聞，有一點油氣，心上想道：「那裡來這東西在他房門口？他又不肯開門，莫非他倒接個媳婦在裡面受用麼？」此時天未全黑，屋裡尚有些亮。嗣徽到窗下一望，卻是冷布窗心，元茂忘下了卷窗。嗣徽望到炕上，見一個婦人仰臥著，元茂正在那裡高興，淫聲甚熾。聽得那婦人低低說道：「起來罷，四百錢要怎樣？已經值八百錢了。」元茂尚是老皮老臉的，被那媳婦一推，推出了筍。坐了起來，就在那元寶籃裡拿塊破布，抹了一抹，撇好了褲。元茂也穿了小衣，取出四百錢弟與那媳婦，那媳婦收了，塞在籃裡，又道：「那縫補的錢呢？」李元茂又找那小搭連摸錢，那媳婦一手搶去，連搭連往籃裡一摔，把肘抄著籃子，開門出來。

嗣徽看清，想撞破他，恐元茂臉上下不來。且看縫窮的生得少艾，便想要半路截留，便先到門口等他。那縫窮婆出來，嗣徽攔住了門，問道：「你方才在裡頭做什麼？」那縫窮婆笑嘻嘻的扭著頭，看嗣徽穿著芙蓉布汗衫，腳下是皂靴，知道是位老爺，說道：「方才有位爺們，叫我縫補小衣。」孫嗣徽道：「我在窗子外望得清清楚楚，他給了你四百錢。明日我也要縫小衣，你務必來。」那縫窮的聽了，裊頭裊腦的答應了，又道：「什麼時候來呢？」嗣徽道：「吃了早飯就來，我在這門口等你。如我不在門口，你就在門口等我。」縫窮的連連答應，將嗣徽打量一番，把手摸一摸頭髻，提著籃子出去了。嗣徽進來也不說破，與元茂談了一會，各自睡了。

明日早飯後，嗣徽到門口望了幾次，尚不見來。心裡一想，有些下人在面前，不便行事，把幾個家人盡行打發出門，叫他去探聽嗣元消息與到遠處去買物去了。知元茂是要睡中覺的，到他房門口望了一望，見元茂在炕上躺著，閉了眼，當他睡著了。急到門

口來，見那縫窮婆已坐在門檻上。今日打扮得不同，梳得光光的元寶頭，絞光了鬢腳，插了一枝花，穿一件藍夏布衫子，手中帶上燒料鐲子、銅戒指，回頭見了嗣徽，便笑嘻嘻的提了籃子，走了進來。嗣徽見他比昨日嬌俏多了，心中大喜，進了二門，便一手搭在他肩上，一直推進了房，把房門上，下了卷窗。這房嗣徽弟兄兩人同住，此時嗣元未回，真是難得。

嗣徽低低的說道：「天氣熱，脫了衣服罷。」縫窮的點點頭，便將衫子脫了。他臉上是被太陽曬黑的，身上倒還白淨，凸出兩個灰色奶頭，嗣徽摸了兩把。又叫他脫去小衣，縫窮的抵著嘴笑，不肯脫，嗣徽便解了他的帶子，替他脫了。請教到妙處，倒也光肥可玩。就是顏色不甚好看，像是個連鬚鬍子。嗣徽也脫光，縫窮婆一眼望去，其物甚偉，比起昨日那位，真是小巫見大巫，二人就在躺椅上頑起來。

且說那元茂並未睡著，嗣徽與他對面房，有人進來，豈有聽不見的？況那縫窮婆今日穿了木底鞋，鞋內又襯了高底，七寸長的花鞋，今日變了五寸。雖輕輕的走，總有咕咯之聲。嗣徽當元茂睡著了，也不防他，把全副的精神施出來，那張躺椅響得好不熱鬧。元茂輕輕地走到嗣徽房門口，側著耳朵聽去，那響聲在躺椅上，咕咕嘎嘎之中，又夾雜些「唧唧」之聲，像狗舔米泔水一樣。元茂大疑。又到窗下望望，見卷窗放下，心裡想道：「先前很像個女人腳步走進房去，這響聲宛與昨日相似。」又因眼光不濟，窗縫裡也望不清楚，復到房門口，輕輕的將門推一推，知是門著，便再聽。覺得輕重疾徐，聲聲中，而泥黏水滑之聲，令人心蕩，分明是這件事了。又聽得低低的問道：「好不好？」那邊應道：「好。」又聽得道：「這一下是一百數了。」又聽得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」的數起，一直聽數到八〇八，忽然的「踢」一聲，倒把元茂吃了一驚。又聽得一聲「哎喲！要跌要跌！」兩上「嗤嗤」的笑聲，便把停了數，像椅子壞了，便有兩個腳步響到炕邊。元茂再聽，是搨扇子的聲。扇了一會，又響起來，似覺稀微了些。又約有一百多數，忽聽得「哎喲喲」的幾聲，又聽得發喘聲，又聽得咂嘴咂舌之聲，又聽得兩下笑聲，又聽得兩下輕輕的打著頑，像打在屁股上的聲。又聽嗣徽低低道：「樂哉，樂哉！其樂只且，其樂只且！」念了兩聲。元茂聽得要笑，把手掩緊了口，聽得那人說道：「長久了，放我起來罷，我要去了。」停了一停，聽得擦紙聲，聽得擦汗聲。靜了一會，聽得數錢聲，聽得串錢聲。元茂已聽了多時，聽得一身發漲，底下已冒了些出來。聽得那人說道：「這是給我的麼？嘖！嘖！嘖！好出手，也叫是位老爺，我沒有這價錢。」聽得嗣徽說道：「我是照你昨日的價錢，沒有少給你。他那裡不是四百錢？」元茂聽了，方知是昨日的縫窮婆，心裡詫異道：「他怎麼在他房裡？定是來找我的，被這強盜打劫了去，可恨！可恨！」又聽得縫窮婆道：「快快的高升，不要耽擱我。」嗣徽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，一樣的人，我就要加錢？」縫窮婆道：「一樣的人，他是平等人，你是個老爺。況且昨日連衣也沒有脫，今日有兩三倍工夫，好意思拿出四百錢，也失你老爺的身分。」兩人爭論，聲音高了好些，嗣徽又加了一百錢，縫窮的道：「不是這麼加的。告訴你，今天是要兩吊錢。」嗣徽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兩吊錢我要頑你五回。」那縫窮的道：「你這一回就抵人五回。我們陪著過夜，總要四吊錢。今天渾身脫得精光，給你頑了兩上時辰，兩吊錢還多嗎？不要耽擱人，快添來。」嗣徽又加了一百錢，縫窮的只是不依，要定了兩吊，說話越說越高起來。嗣徽恐人聽見，只得又加了些錢，共加了五回，才加成了一吊錢，縫窮的方收了。

聽得嗣徽笑道：「我倒問你，你怎麼知道我是個老爺？難道昨日那人不是位老爺麼？」縫窮婆道：「他不是老爺。」嗣徽暗喜，想道：「他必看出我龜頭上那個黑斑，知是主貴的，待我問他。」又道：「我身有樣主貴，你若說出來我才服你，若說不出來，不過想訛我一吊錢。」那縫窮婆道：「呸！你的雞巴主貴，那滿面的糟疙瘡，像糧船上帶來的糟枇杷一樣。我訛你的錢？把良心夾在夾支窩裡！一上身就三四百抽，你把吃奶的氣力都使出來，鬧得人丟了好些。這一吊錢還不夠做體惜錢呢。你幾時見過泥腿上躡著皂靴，還要賺人，說不是老爺，想省錢。你若穿了草鞋，我只要你二百錢。」嗣徽被他一頓惱辱，方知穿了皂靴之故，便又捧了他的臉，親了幾個嘴。縫窮婆將他臉上咬了一口，嗣徽又問道：「我見你昨日與那人頑，正響得熱鬧，為什麼要推了他起來？今日你又勾緊了我？」縫窮婆笑道：「那人好不在行，又短又笨。腿上一點勁都沒有，壓緊了人，氣也透不出來。你聽見響，那是小肚子碰著小肚子，你當是裡頭響嗎？滑出滑進的，倒教我癢的難受。」元茂聽了，心中好不有氣，想候他出來，罵他兩句，忽見孫嗣元從外邊進來。

孫嗣元因文卷之事，在州裡押了一日。今日州官問他，他倒期期艾艾的挺撞了州官，本要打他幾板，因他是孫亮功的兒子，留他體面，送到宛平教諭處戒斥。他又將教官得罪了，教官氣極，遂將他牽到通州學明倫堂上，叫門斗按在板凳上，結結實實打了二〇竹板，打得嗣元殺豬似的叫起來，口又結結，帶著南邊話「〇娘、〇娘」的亂罵，門斗也恨他，狠狠的打了幾下，打得嗣元兩腿紫爛，一步一步擰回來。又恐氣血凝滯，不敢坐車，幸遇見了家人，扶了回來。見元茂在房門口側耳竊聽，他也不知就裡，吊起那一隻眼皮，講道：「晦、晦、晦他娘的氣，你、你、你、你們倒在家快、快樂呢。」元茂正要問他，他到房門口把門一推，見門著，雙手亂揉，那薄板門將要破了，元茂搖搖手，嗣元不懂，仍是亂揉。嗣徽聽嗣元回來，心內驚慌，定一定神，倒生了個急智，隨手拉一件衣裳，撕破了一塊，叫他拿出針線來縫，便開了門。嗣元進去，見一個縫窮的鬢髮蓬鬆，面有愧色，坐在凳子縫衣。嗣元一見生了氣。

心裡早已明白，罵道：「那裡有這種不要臉的爛、爛、爛貨跑進房裡來，關了門，做、做、做什麼事情，還、還不滾出去！」

把他的籃子踢翻。縫窮的雖不敢發作，也有了氣，便道：「有人請我來的，我又不是挨上門的。開口就罵人滾，好個不講理的蠻子。」便理清了零星碎布，提了籃子，到外間來縫。見了元茂，有些不好意思，笑了一笑。元茂仔細看他，比昨日標緻了好些，腳也小了，但心裡恨他沒有情義，還說他不像老爺，又嫌他笨不在行，盡巴結嗣徽，為他穿了雙皂靴，他不理他，瞅著他縫衣。嗣元腿疼，便往躺椅上一躺，不料一邊的鐵搭已斷，一側滾了下來。嗣徽呵呵大笑道：「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人倒沒有滾，自己倒滾了。」嗣元更有氣，爬了上來，一腳踢翻了躺椅，罵道：「我〇你的娘！」往炕上就躺，口中牽蔓葛的混罵。嗣徽踱到外間，反攏著手，踱了幾步。縫窮婆看了，也不禁笑了一笑。元茂道：「我來聽，已聽得報了一百下，後又聽數到八〇八，到炕上去，遠了些，還聽得似扯風箱的扯了好一會，不知多少數目？」縫窮婆嘻嘻著嘴，把眼乜了他一乜。

嗣徽道：「人若一之，我百之。人若〇之，我千之。」元茂笑起來。嗣元聽得明白，又在裡頭狗〇狗卵的罵個不清，忽然一伸手，在蓆子上摸著一塊濕漉漉的，沾了一手，連忙望地下一摔，聽得「嗒」的一聲。嗣元恨極了，即將蓆子扯下地來，叫小使進來，把馬褥子鋪了，便爛膿爛血的大罵。嗣徽自知理短，不敢回言，只作不聞。那個縫窮的實在也聽不得了，便道：「太太今兒真喪氣，碰著了這些渾蟲，沒有開過〇眼。」將衣裳一扔，提了籃子，扭著屁股，嘮嘮叨叨的罵了出去。嗣徽不敢進房，在外間與元茂說那縫窮婆的好處，一個說皮膚很細膩，一個說汗都是香的。一個說他是個鐮刀式，愈弄愈緊，一個說像個爛瓢瓜，動一動就水響起來。一個說一吊錢很值，一個說我還只得四百錢。

少頃，嗣元要找汗衫更換，小使找了一會，找到外間，就是方才縫的那一件。嗣元一看，火上添油，問嗣徽道：「我、我、我這件汗衫只穿了一回，好端端的怎、怎、怎麼會破了，要縫起來呢？又怎、怎、怎麼破的是小衫呢？這不、不、不是有心撕、撕、撕破的？」嗣徽道：「緇衣之好兮，敝予又改造兮。」嗣元道：「倒是〇餘又該〇兮。滿口之乎者也，倒像是個通、通朋友，不過花、花、花了八〇兩，請人槍、槍、槍了來的，當是你、你的真本事中、中、中的了。臊也臊、臊、臊死人！」嗣徽道：「君子之所異於禽獸者，以其懷刑也。我總沒有叫州裡押起。」一面拍著手道：「一五，一〇，〇五，二〇，父母之體，不敢毀傷，辱莫大焉。」嗣元大怒，忍著疼爬起來，拿了支窗子的棍子，走出房，照嗣徽劈頭打來。嗣徽躲不及，肩胛上著了一下，連聲哎喲道：「了不得，〇兄之臂。」奪住了棍子要打嗣元，元茂連忙解勸分開了，兩個還鬥嘴鬥舌的鬧了半天。到五更，大家起來，收拾了，天明上車而回。到了家，亮功見大兒子與女婿進了學，也甚歡喜。又恨嗣元不通，出了大醜，痛罵了一頓。嗣元回房，又被他媳婦巴氏羞辱了一頓，他的氣苦無門可訴，只好在外面逢人便說，他乃兄是代槍進學的，又在他炕上鬧了縫窮的，所以大不吉利，害他吃了苦。眾人聽了這些話，不過一笑而已。

且說李元茂僥倖了這個秀才，也□分得意。見了孫氏，便誇獎他的才學，說嗣徽是代槍的，嗣元不通，以致打了板子。

孫氏也覺光彩，到底丈夫算個讀書人了。元茂看著孫氏雖然假眉、假髮，但五官生得頗好，又高又胖，是個有福之相，比起縫窮婆來，雖沒有他風騷，到底比他乾淨了好些。到了並頭夜合之際，已離了二□來天，未免彼此貪愛。況元茂學問也長了許多，孫氏又比不得那縫窮婆嘗過那衝煩疲難的滋味，自然當是人生之樂止於如此。元茂將嗣徽與縫窮的光景，並聽的聲息，細細的描摹與孫氏聽。孫氏笑得不休，又說道：「自然你也是這樣的。」元茂道：「我沒有，我豈肯要這種人。」孫氏半信半疑，又盤詰了一番，元茂只說沒有。那元茂真是糊塗人，所說的話一會兒又忘了。一手摸著孫氏那個東西，覺得飽滿可愛，而且蓬鬆鬆鬆，毛長且茂，閒著把他梳理梳理，孫氏也不阻攔他。元茂自覺得得意忘言，忽然說道：「我當是你們這個與我們一樣，誰想那個縫窮婆才二□四歲，竟是一大片毛，連小肚子上都是的，倒不好看。」孫氏聽了，已有了氣，故意問道：「或者他小肚子上有泥，你看不清楚，就當他是毛了。」元茂笑道：「你笑我是近視眼，看不見，我的手難道也是近視，摸不出麼？」孫氏氣湧心頭，把元茂身上一把擰得死緊，元茂道：「哎喲喲！輕些，做什麼？」孫氏道：「你這個喪盡良心、爛心爛肺的惡人，你說我兄弟鬧縫窮婆，你是沒有，為什麼你又講出來？你既摸過他的毛，難道還不做那該死的事情麼？我倒在家天天想著你，你倒這麼肆無忌憚。我咬掉你這塊肉。」便一口咬緊了元茂的膀子。元茂方悔無心失言，只得再三的賠禮。

孫氏猶咬著牙，把他揉了兩揉，元茂又上去巴結了一回方好。

孫亮功到領憑之後，即到通州寫了四個太平船赴任，自然的一樣錢行熱鬧。惟有王恂的夫人，見父親哥嫂一齊出京，未免淒涼悲苦，在母家住了幾日。陸夫人也疼愛到□分，又不能帶他赴任，只好勸慰他一番。元茂與孫氏是同去的。元茂外間有些虧空，這兩天追逼起來，孫氏雖有些妝資，但不肯與元茂花消。元茂問他要錢時，便罵起來，說：「不是叫相公，就是嫖娘子。我也不給你錢，你也不許出去。」此時元茂被人追急了，無詞可對，只得苦苦哀求他媳婦說，係進學費用，此時都應歸還，並不是嫖錢等類。孫氏見他愁眉不展的幾天，心裡也疼他，即問道：「你要多少錢就清楚了？」元茂道：「要一百吊錢。」孫氏即給他四□兩銀子，說道：「你快去還了正經帳目，不要去混花消了。」元茂大喜，得了銀子，又起了邪念，想到：「二喜待我這兩年頗為不薄，如今遠別，怎好不給他□吊錢。但這四□兩只夠還帳，不能有餘，怎麼好呢？」想了半夜，想出一個方法，去年借聘才的金鐲子，若取了出來，照時價換了，可以多得五六□吊錢，可不是帳也還了，別敬也有了。

早上起來，找了當票，自己到當舖裡，一算不夠，又添了些碎銀，做了利錢，把金鐲子取了出來。到金店裡請他看看成色，換了□四換，元茂不肯。又到一家，倒又少了半換，只得□三換半。元茂心中納悶，把鐲子帶上手，一路的闖去。忽然見二喜坐著車，劈面過來，見了元茂忙下來，一把拉住，說道：

「今日叫我找著了。我聽得你要出京，又知道你中了秀才，也不知找你多少回，我們也多時沒有坐坐了。」便拉著元茂，上了車。元茂本來想他，便忘了要事，一徑同到了二喜寓處。

進了客房，二喜道：「你此番去了，幾時才來？你倒忍心撇下我麼？」說罷，便竄在元茂懷裡道：「我跟你去罷！你去了，我在京裡也沒有疼我的人，不如咱苦苦樂樂的在一塊兒。」說到此，兩眼紅紅的，像要淌下淚來。元茂見了，好不傷心，也擦了眼睛，道：「若說跟我去的話，此時不用說他，且我明年就來的。如今我在這裡寄了籍，明年要來科考，還要鄉試，那時就可與你快敘了。」二喜故作悲啼，把個元茂如蒼蠅掐了頭一樣，抓耳揉腮，垂頭喪氣。少頃，擺出酒來，元茂心中有事，不能暢飲，禁不得二喜百般奉承，元茂歡心一開，便又痛喝起來。二喜斟了一杯酒，喝了一口，走到元茂身邊，坐在膝上，雙手捧了元茂的臉，敬了一個皮杯。元茂兩眼睜齊，在二喜臉上嗅了幾嗅。二喜道：「你也還敬我一口。」元茂道：「待我來。」便含了一口酒，對著二喜的嘴送來，二喜尚未接著，元茂先放了出來，滴了一身。元茂想著從前的事，不覺好笑，笑得前合後仰。二喜也笑道：「什麼好笑？」元茂閉緊了嘴，用力忍住，停了一停，說道：「你不記得魏老聘的笑話，說姑嫂兩個磨鏡子淌出水來？」二喜笑道：「你倒好，你願把自己的嘴比那東西。」元茂道：「世間還有比那東西好麼？人家嫌那東西髒，我就不嫌。」二喜道：「不信沒有比他好的。」元茂道：「只怕沒有。」二喜道：「怎麼沒有？這句話你從前說過的。」元茂閉著眼想了一想，點點頭道：「有是有這句話的。」二喜瞅了他一眼道：「好良心，吃了橘子就忘了洞庭山了。」一頭說，雙手將元茂渾身亂捏，捏得元茂骨軟筋酥，打了一個呵欠，伸一伸腰。二喜道：「你的癩癩來了，躺躺罷。」元茂道：「很好。」速同了二喜進房，開了燈，二喜先在對面上了幾口後，躺在元茂懷裡，與他上煙。一個臉直扭到元茂嘴邊，元茂伸出舌尖，在他臉上舔了幾舔，覺得香噴噴的，色心大動。

二喜知覺，把手伸過來一攔，仰著臉，望了元茂哈哈的幾聲，把手一緊，元茂一酥，說道：「了不得了。」便側轉身子來，把二喜緊緊的一摟，也算了春風一度，把褲襠擦了一擦。二喜又與元茂上了幾口煙，一手把著元茂的手放在自己的臉上，道：

「從前有位張少爺，也與我相好，我也使過他的錢。他在京時，問他要什麼，他總肯。到他出京時，我問他要個鐲子，他就支支吾吾，說這樣，推那樣，不肯給我。其實我也不稀罕他那個小鐲子，不過留一點記念，教人心中常記著這個人。然而如今的人，見面時是好的，一過後就忘了。我就不然，那個人若是我相好的，我總想著他。你要去了，你給點什麼東西與我做記念呢？要常常帶在身上，又要經久不壞的東西。」元茂見他這般光景，心裡甚是過意不去。本要送他些錢，因鐲子又沒有換成，支支吾吾的道：「我有東西給你。」二喜道：「我說那張少爺的鐲子，與你這個一樣的，你若做了他，還要等我開口麼？」說著要把元茂的鐲子除下來看，說道：「可是兩根絲攪成的？」即捋下來看看，帶在手上，說道：「這種鐲子我也得了不少，若是不要緊的人給我，我也不記得他。若是你給我，那管是銅的，我也當他金的一樣。況是個金的，自然一發當作寶貝了。」一面說著，看元茂。元茂近來身子淘虛了，一喝酒就醉，一吹煙就睡，模模糊糊的講了一聲，也聽不出講的什麼話。元茂朦朦朧朧，然猶聽得門外叫聲：「二喜出來！」覺二喜爬下炕去，出去了。

元茂睡了一覺醒來，見煙燈也收了，叫了一聲：「二喜！」不見答應，擦擦眼睛，走了出來。只見那邊房裡，歡呼暢飲。

有些人，還有幾個相公，唱的唱，豁拳的豁拳。元茂見跟二喜的人站在門口，叫了他過來，問道：「二喜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在那裡陪酒。」說了，又站到那裡去了。元茂此時酒已醒了，一想心中有事，便一徑出來。到了家，方知鐲子被他狼去，心裡甚急，再去找他，又不在家了，一肚子苦說不出來，喪氣而回。孫氏問他為何出去了大半天才回，元茂只得支吾說還帳耽擱了。到晚上，元茂更加著急，夢中還是長吁短歎，孫氏也不解其故，一夜雲雨稀疏，應名而已。孫氏疑他精力乏了，也不來惹他。

明日，元茂沒法，只得老了面皮去找王恂借了四□金，說是娶親時欠下的帳，到了安徽即行寄還，才把那些零星館子帳、相公開發及娘子嫖錢還個清楚。也到各處辭了行，遂同丈人出了京，到了鳳陽府，住了一月，同著孫氏到他父親任上去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